



感念母校 缅怀级友

——纪念清华大学 105 周年校庆

○任扶善（1938 社会）



任扶善学长百岁留影

在我去年百岁生日之后所写的多篇总结性回忆文章中，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方面，就是没有讲述母校清华对我的多方面影响，也忽略了我为十级校友所做的联络工作。今天，2016年4月24日，媒体报道了清华大学105周年校庆的盛况，使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于是立即执笔写这篇文章，来弥补这个缺陷。

先说母校对我的重大影响。我之所以能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上做出一些成就，除了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和培育之外，最主要的是母校清华对我的教导和影响。我的专业知识是在清华社会学系打下基础的，我的科研能力也是在那里培养起来的，毕业以后到重庆统计部门工作是清华老师推荐的，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任职，是清华学长延聘的。建国前夕来北京辅仁大学任教也是清华同学介绍的。而且在我长期的工作历程中，经

常得到清华老师和同学们的指导和帮助。

此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，是在自强不息的清华校训的影响下培养起来的。在长期的工作中，尤其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，清华精神总会鼓励我发挥主动性，重新振作起来，努力工作，奋发上进，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，还是在混乱的“文革”时期，“自强不息”都曾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，助我渡过难关，转危为安。而且，还为我入党和评优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再从我的身体健康情况来说，我能战胜病魔，延缓衰老，活到百岁高龄，也与发扬清华精神，保持积极乐观态度，避免消极悲观情绪，奋斗不懈，永不放弃，有着紧密的关系。

正因为母校清华对我一生的影响如此重大，我对母校的感情也极为深厚。对母校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，我都非常关心。每当媒体报道清华大学在某一学科领域有了突出创造发明时，我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。近年来，看到清华大学在世界名校排名榜上名次一再上升，更使我感到振奋与自豪。今年校庆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，这将鼓舞母校全体人员更加奋发努力，勇攀高峰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加辉煌的贡献。

下边再谈谈我为十级（1938级）级友做过的一些联络和服务工作。

□ 我与清华

在抗战前入校的各个年级中，我们十级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年级，入校时有317人。从西南联大毕业后，分散到战时大后方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。有些人参加国军，有些人投奔革命，还有些人通过自费留学考试赴美深造。抗战胜利以后，又有一些人去台湾工作。我们十级级友，在清华精神的激励下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优良的成绩，但长期分居各地，无法取得联系，深感有建立联络机构的必要。

于是在“十年动乱”过后，就有几个十级级友发起成立清华十级校友联络组，为国内外级友提供通讯服务。第一届联络组成立后，首要任务是筹办十级毕业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，出版纪念刊和召开庆祝会。那次活动返校的级友多达150余人。

我是1992年第二届联络组成立时参加工作的。组长是陈宝仁，成员除了我外有李伟、吴承明、黄明信、嵇同懋等人。我

们的任务主要有：一是与国内外级友保持通信和电话联系，了解和交流级友们的近况；二是与清华校友总会保持经常联系，及时了解母校近况；三是每年出版一期《清华十级校友通讯》，刊登级友撰写的作品、母校近期的信息、级友近期的动态以及级友的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；四是通知并接待本市和外地级友，参加每年的母校校庆活动，包括举行座谈、合影、聚餐、参观等；五是接待和宴请国外、台湾及外省来京的十级级友等。其中最重要、最繁重的任务是1998年进行的十级毕业60周年庆祝活动。在那年校庆前，用一年多时间编印出一本《清华大学第十级毕业60周年纪念刊》。我承担大量图片的编辑工作和全书印刷出版事务。出版后获得级友们的广泛好评，认为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最完美的纪念刊。

那年校庆日，在清华工字厅举行的十级毕业60周年庆祝会也很隆重热烈，有国内外级友和母校党政领导参加。但由于年龄关系，参加的级友明显减少，只有60余人，还不到50周年时的一半。因为有些人身患疾病行动不便，有些人已经不幸逝世。

这种情况继续发展，到2008年十级毕业70周年时，能够返校参加庆祝会的只有寥寥8人，而且还有2人是坐轮椅来的。这次返校聚会



1998年，十级毕业60周年时返校校友在工字厅前合影。后面数第二排右1为任扶善学长

只能彼此交谈，同唱校歌和合影聚餐，已经没有庆祝仪式了。

在70周年餐会之后，十级联络组再没有组织级友返校，即使清华建校百年大庆，也没有人返校庆祝。我虽然很想亲自参加盛典，但由于癌症术后，尚在康复，未能如愿，只能从电视上观看在人大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大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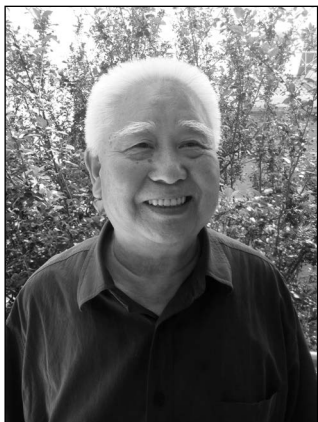
与此同时，十级联络组也出现了危机。组长陈宝仁因患老年痴呆症医治无效不幸逝世，其他成员也都病魔缠身，联络组的工作已无法继续进行，《十级通讯》

不得不宣告停刊。

联络组成员今天还在的只有我和黄明信两人，由于缺乏联络渠道和健康条件限制，已无法与级友进行联系，对健在级友的人数已难以确知。回忆当年入校之时，我们十级317个男女青年生气蓬勃，风华正茂。随着时光流逝，岁月无情，迄今尚在的也已风烛残年，来日无多。这种形势使我感觉无限忧伤，对已逝的级友表示沉痛的缅怀之情。请你们安息吧，你们生前在各自事业上做出的丰功伟绩，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，母校清华也不会忘记。

参加第一颗原子弹、氢弹现场试验的回忆

○王汉忠（1963水利）



王汉忠
学长

1963年8月，我在清华水利系毕业，直接分配参军到总参工程兵，参加了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现场试验任务。这是因为清华母校紧跟国家需要及时增设了新专业，水利系当时的“930”专业就是

“爆炸力学”专业。

报到后，半年的下连当兵后提前调回总部，投入了十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，1964年“五一”节之夜登上专列，三天三夜的火车又换乘汽车，翻过天山进入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。在紧张装箱打包出发的过程中，我还清晰地记得一些细节：

“五一”上午领导集中发布命令，我们组长是少校张元吉，他接过“任务本”装在了专用的牛皮包中，背在肩上，不准离身。我们每人也发了“保密本”，注明了今后一切要办的事情，特别说明不能用草稿纸，只能记在本子上，从当天起不准向任何人写信，要中断一切联系。这就是当时的纪律！“五一”的那个晚上，记忆深刻，看着天空闪耀的星光，我们安静地登